

廣
事
類
賦

廣事類賦卷第二十

錫山華希閱芋園著

同學鄒升恒慎齋 參

胞弟 希閱黃圃重訂

人品部

壽考

幼慧

隱逸

壽考

南極天星

天文志南極老人一星主壽考

東王仙籍

太平廣記西王母者九靈太妙

龜山金母也在昔道炁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啟迺元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炁化而生太公于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主陽和之炁理于東方亦號東王公又以西華至妙之炁化而生金母于神州伊川厥姓侯氏與東王公共理二炁而育養天地間鈞萬物故男子之得道登仙者名隸木公女子之得道登仙者名隸金母漢時小兒謠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張子房曰仙人得道昇天者富揖金母而前有彭鏗列仙傳彭祖姓鏗頽項元孫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少好

恬靜唯以養生治身爲事善補導之術服水精雲母
粉麋肉散常有少容常云士異床中士異被服藥
百顆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每云
吾道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越百
有餘載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榮華
焦恐不度世殷王欲害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
餘年聞人於流沙國西見後聞雍伯仙傳拾遺羊
之共入百三十餘年矣後聞雍伯仙傳拾遺羊
白璧五雙遂娶徐氏後數年五老有遊渚之祥論語
有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五老有遊渚之祥
舜遊首山觀河渚有五八公矜化童之術神仙傳
老遊焉蓋五星之精也八公矜化童之術神仙傳
道術八公誦門王使閭人難之八公曰王薄我老
則少矣忽皆化爲童子門吏驚報王北而叩首入童
子復爲老人授王丹經三欲轉金丹西極明科上清
十六卷與王白日昇天金丹西極明科上清
神圖太乙九轉神丹等凡一百四十卷真誥仙道有
九轉神丹服之化爲白鶴天真人靈仙方片有九
品一名太和自然龍胎之體二名玉脂瓊液之膏三
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碧雲之膜五名九種紅
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七名九轉霜雪之丹八
名九鼎雲英九名雲光石旆飛丹按煉丹有七返九

還之法服牛蒞爲地仙令幾經銅狄後漢書劉子訓

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旬有神異之道後遁去遂

不知所止時或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

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

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

五百方瞳玉面之容俗遺託老聃居反景日室之山

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

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南史陶弘景

屢聘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諮詢丹中

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

東潤弘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逾八十
而有壯容仙書云服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服有
時而方無疾而卒時年濁鏡凍梨之色陸機百年歌
八十五謚曰貞白先生濁鏡凍梨之色陸機百年歌
楊雄方言眉梨蓋鮒老也東齊曰眉燕代之北齊曰
梨宋衛充豫之內曰畫秦晉之郊陳充之會曰奇
詩還不黃耆疏耆刻玉杖以鳩形後漢書仲秋縣道
面凍梨色如桴塢刻玉杖以鳩形後漢書仲秋縣道
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節之廉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
王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

不驗松年於龜息見相術篇虎擲聞青城仙客賦見夷

二晏于朱橋注錄異記唐明皇夢見神人因召天台

道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曰今名山岳瀆血

食之神太上慮其妄作威福分命上真監蒞川岳有

五岳真君焉又有青城丈人為五岳之長潛山九天

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符絳縣

彈劾萬神皆為五岳上司蓋各置廟以祭祠之絳縣

名賢左傳絳縣人曰臣小人也不知年祀臣生之歲

十三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七

年矣潘溪釣叟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蓋嘗

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驪元云稱溪中有

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陣即太公釣處苑云呂望年

七十釣商嶺芝田高士傳四皓者角里先生綺里季

於渭濱商嶺芝田夏黃公東園公也見秦政虐乃作

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遙遙燒燒紫芝可以療飢唐虞

世遠吾將安歸朝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

加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玉香九老

翰詩商雒芝田雲更白葛公丹井水無紅香九老

之繪潛確類書白樂天以刑部尚書致仕自號香山

居士年七十乃會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吉服八十六龍武軍長史鄭據八十四益州

長史劉真八十二侍御史盧真七十八永州刺史張

渾亦年七十而秘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未及

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合之得九人皆高年不仕者

宴集於腹道里又皆有歌詩人慕之繪爲九老圖事

文類聚李昉罷相居京師年七十一張好問八十五

李運八十宋琪武允成朱昂皆七十九僧贊寧七

十八魏石七十六楊徽之七十五相與作九老會啓

期三樂之言列子樂啓期鹿裘帶素鼓琴而歌孔子

爲貴吾旣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

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免強保者吾行年七

十矣是三樂也耆英著盛真率俱傳聞見錄文潞公以太尉

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鄉大

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就資勝院建大厦曰耆英堂

命圃人鄭奐繪像堂中其十二人濠奎律隨富弼七

十九文彥博七十七庶汝言七十九王尚恭七十六

趙丙劉几馮行已皆七十五建中七十三王謹言

七十二王拱辰張問張壽皆七十司馬光六十四魚

應叢詒洛中尚齒起於唐白樂天至本朝司馬君實

居洛遂經爲之謂之真率會好事者寫成圖傳于世

所謂九老

木

有聲風之木東方朔傳太初二年朔從

枝以欬帝長九尺大如指實如細珠風吹株如玉聲

死以枝還賜羣臣年百歲者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

則折黃髮兒齒東方朔傳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

齒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

語朔曰昔為我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

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年日中童子皆有青光

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白髮華

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皓髮問曰

顛漢武故事武帝輦過郎署見顏驕厲眉皓髮問曰

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配陛下好少而臣已

老是以三世不遇老于郎署七感其言懼拜會稽都

尉蔡邕釋謫有務世公子諄於並無憂於嶷景詩屬

華顛胡老注顛頂也謂白首皆克引其榆

我嶷景半賞爾若光初獲蟻蟻之皆克引其榆

景苦光苦木之光一喻老一喻少也皆克引其榆

年禮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後漢書年歲有訖桑榆行

年蓋淮南子曰影在樹端謂之桑榆按今垂老之年

曰柔榆
暮景

幼慧

甘羅十二楊烏九齡已分相印得與元經史記甘羅

始皇召見使於趙還報乃封以爲上卿錫子法言育

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文士傳

恒隣年十二能作詩賦各贈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

絕倫伊彼揚烏命世稱賢嗟子蠢言慧由天悟說苑何

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晉書謝安四歲時桓

美威謂神仙之侶秀徹風神晉書謝安四歲時桓

神秀對奇日食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

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

未知所兄琬年七歲在初日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

言之初瓊大驚卽以其辨異家禽融詰其父設果有揚

梅啟指示之曰此君家果也修應能成奕賦見奕賦

聲對日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廣事類賦卷下

幼慧 四

注 圓句 解詠秋聲宋史徐鉉十歲能屬文 甘露頂先馳

美譽唐書裴敬彥七歲能文章性 高軒過早擅才名

唐畫李賀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

家使賦詩賀乃賦高軒過湜筆立成有如夙請二人

大驚自方當韶齡韓詩外傳男子八月生齒七歲發齒

是有名方當韶齡齒日韶女子七月生齒七歲發齒

日即號寧馨晉書王衍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時

韓兒然誤天下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至若學文史於三冬漢書東方朔上書曰

三冬文史足用識之無於七月見生子篇便 羨鳳

彩於蠟珠見叔任篇曾 美龍文於汗血見叔任篇千

果棄道傍晉書王戎六七歲時嘗與羣兒戲於道側

其故戎曰樹在道傍而多書傳燕筆南史陶弘景幼

子必若李也取之信然書傳燕筆南史陶弘景幼

歲恒以疾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毬可使浮說

葛洪神仙傳畫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毬可使浮說

文彦博幼時與羣兒擊毬落空木中

不能出彦博以水灌之毬即浮而出

夜詎司馬溫公童穉時與羣兒戲一兒足跌墜水獲

中羣兒驚走公以石擊甕水迸出兒得以不死至今

京洛開爲小象以舟秤魏志鄧哀王冲少聰察岐嶷

人時孫權會致巨象太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

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

稱物以載之則被鼠由案劾漢書張湯父爲長安丞

可知矣太祖大悅鼠由案劾出湯爲兒守舍遠鼠盜

山父怒答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

詭鞠論報取鼠與肉具獄冤堂下父見之說文辨切

老獄辨刈稻於李生唐書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父友

吏之稻之語漢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駢文有刈耶

子籍信杜預註在耶耶客大驚號奇童訝懷橋於

陸績見母子篇陸能對鸚鵡之詩詩話王禹偁七歲

之一日於太守席上得句曰鸚鵡能言爭似鳳座客

皆未能對畢歸寫之屏間禹偁書其下曰蜘蛛雖巧

不如鸞公驚異嘆爲經緯之才遂加

以衣冠呼爲小友按一本作梁灝

定受麒麟之錫

南史齊江夏王鋒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無紙札及

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曼與不肯拂齒

塵而先畫塵上學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亦

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亦

有吟山寇準詩話寇準入歲吟華山詩只有天在上

作宰及第黃中聞見錄賈黃中七歲以神童及第李

相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

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霄去萬

里誰能劉晏既稱國瑞唐書明皇封泰山劉晏年八

測羽翰劉晏既稱國瑞唐書明皇封泰山劉晏年八

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任延亦號聖童漢書任延

即授太子正字各震一時任延亦號聖童年十二明

詩易春秋號聖童又張湛少望長安兮路近晉書明

時號聖童光武拜為郎中望長安兮路近晉書明

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

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曰長安近只聞人

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會羣臣

復問之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問者之言曰舉

頭見日不見長咏春日吟詩工見異傳篇詠斯並在

安由是益奇之咏春日吟詩工見異傳篇詠斯並在

竹馬鳩車之歲

潛確類書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遊

而有仙姿

鶴骨之風

李商隱婦兒詩不然神仙姿不爾燕鶯骨

隱逸

人間肥遯客

易肥遯无不利

天上少微星

晉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土大夫

夫之位也一名處士一日第一星爲處士續晉陽秋
諸數字變緒會稽人崇信韓氏初入太平山十餘年
以母老還若耶中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
名處士星古者以隱士當之時燕達居剡先數著名
人或憂之俄而數死故會稽人士以嘲邱園道貴見
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邱園道貴見
謝靈運詩彼泉石風清唐書田遊巖入箕山居許由
美邱園道祠類召不出高宗親至其
門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巢由避世高士傳巢父
所謂泉日膏盲咽震痼疾者巢由避世者堯時隱人
也山居不營世利以樹爲巢而處故時人號曰巢父
堯讓天下于許由由不受以告巢父巢父乃過清冷
之水洗其耳樊仲父牽牛欲飲見之問沮溺耦耕見
其故乃驅牛還恥令牛飲其下流也

語

歌四皓之芝曲

見壽考篇商嶺芝田句注

揖七賢於竹林

見叔姪篇

並擅竹林

或織屨而易米

唐書木枕椎隱居絕俗每織芒屨置之路傍見者皆

知朱居士歸也為易米與茗置

或披裘而負薪高士傳披

之本處至夕取去終不見人

裴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時當五

月亮披裘負薪顧令取金公蹙目拂手而言曰何子

居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豈取遺金者哉季子

大驚而問其姓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多哉

謝幼輿之一邱一壑

晉書明帝嘗問謝鯉曰論者以吾方夷亮自謂何如客曰端委

廟堂使百僚準則鯉不如

嵇叔夜之一杯一琴

晉書

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

既鑿坏而避聘楊雄解嘲故

與山濤書曰濁酒一杯

既鑿坏而避聘楊雄解嘲故

藥或鑿坏以通注晉君聞顏闔欲亦抱甕而全真莊

以為相使者在聘因鑿後垣而亡

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隊而入井抱甕

而出灌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

見功多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槔圃者曰有機

掖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蓋而

不為三高有士南史初何允二兄求黠並栖遯求先

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六逸皆民唐書孔巢父

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冀州人少與

韓準李白裴政張叔明陶沔桃源何來俗客陶潛

隱於徂徠山時號竹溪六逸桃源何來俗客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綠溪行忘路之遠忽

逢挾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林盡水源便出一

山山有山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復行數十

步豁然開朗屋舍儼然黃髮垂髫竝怡然自樂自云

先世避秦時亂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梅市自

有仙人漢書梅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

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于會蘇門而長嘯晉書阮

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上蘇門而長嘯晉書阮

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

不應籍長歲而退至牛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

巖谷乃登臨列水而垂綸後漢書嚴光字子陵會稽

之嘯也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令以

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二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

晉書阮瞻卷二隱逸

七

疑其光乃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為嚴陵縣焉

北長枯坐後漢書向栩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

頭常子窳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

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

牆東自隱淪後漢書王君公遭亂獨不去僮牛自隱

新論天下神人五一爾乃漱石枕流世說孫楚少時

日神仙二日隱淪誤云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馬

子曰當枕石漱流欲洗其耳漱石欲礪其齒馴猿

石可漱平孫曰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礪其齒馴猿

放鶴唐畫李約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志不染塵氛

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錢鼓

琴猿必嘯和傾壺連且不俟外賓采史林逋隱居孫

山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通

嘗汎小船遊西湖有客至則童子應門延客坐開籠

縱鶴良久通歸蓋以鶴為客白鹽赤米之談周顯隱

至之驗真宗賜號和靖處士白鹽赤米之談周顯隱

鍾山王儉謂曰鶴在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皓

綠萼紫蓼又問何者為佳曰春初早非夏未晚菘皓

綠萼紫蓼又問何者為佳曰春初早非夏未晚菘皓

綠萼紫蓼又問何者為佳曰春初早非夏未晚菘皓

綠萼紫蓼又問何者為佳曰春初早非夏未晚菘皓

綠萼紫蓼又問何者為佳曰春初早非夏未晚菘皓

月清風之樂

南史謝朓子諲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日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

者惟當

居蜀肆以垂簾

見卜筮篇君

入長安而賣藥

後漢書韓康字伯休家世著姓嘗采藥名山賣于長

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

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于康漢

日我本欲逃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

遠入羈縻生三徑任蓬翟之常遮元世說前漢蔣詡字

三徑唯故人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控廉述名弘

之士又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惟開一徑行朝

景層樓聽松風之交作南史永明十年陶弘景脫朝

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

服餌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就山中立館曰紫華

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

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自已

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止其下

與物遂絕惟一家僅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

為惟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

欣然為樂有時獨遊泉坐石室以優游晉書翟璠先

石望見者以為仙人山因山中有瞿硎遂自以為號桓温嘗往迨之見先

生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

莫測醉雲溪而落拓宋史仲放隱終南山琴不知魏

之見上惟臥羲皇世說陶淵明云夏日北窗高訪

晉源句注惟臥羲皇世說陶淵明云夏日北窗高訪

名山於句曲注見上談秋水於蒙莊花史錢謙上人嘗

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燕之日吾欲

寒香沁入肺腑李詩過此一無事靜談秋水篇

王孫桂樹楚詞又王孫遊兮山之幽偃蹇連曉兮枝

騷客荷裳楚詞製芙蓉以為裳南里嘗思皮陸潛確

陸龜蒙字魯望自號天隨子性野逸無羈檢嘗作甫

里故先生傳曰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于甫

前後皆樹杞菊著杞菊賦又時乘一小舟設蓬席賈

一束書筆琳茶竈釣具擢船輞川最羨裴王唐書王

郎而已人謂之江湖散人

之問藍田別墅在朝川口輻水月於台下竹洲花塢

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有朝川

詩或萊妻借隱見夫婦為避或鴻案偕臧見夫婦篇

之案鴻冥何憂乎贈繳楊雄方這鴻飛冥豹隱自澤

其文章列女傳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

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毛斯皆放情山水絕意巖廊

而或文章也故藏以遠害斯皆放情山水絕意巖廊

警糜鹿之思鹽草嵇康絕交書榮進之心日頽任實

以嘉肴迺思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銀饗儵魚之樂濠梁

莊子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

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他如桑苧翁高士傳陸羽字鴻漸隱

不知魚之樂號東園先生又曰東岡于後杜

曉竟陵子在麓西自誦詩擊木佛偈不得意則慟哭

而歸嗜茶著鷓冠子真隱博覽冠子或曰楚人隱居

茶經三品鷓冠子幽山衣被屢空以鷓為冠莫測

真隱博覽冠子或曰楚人隱居鷓為冠莫測

其各因服成... 後顯於齊... 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談絕... 嚴下老

人南康傅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南巡過

老日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竹

帝曰卿不願仕耶曰素身玉朝其如北山之雲何竹

中高士世說張鷹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項張于

避竹中不與相見一空谷優游衡門棲止並見彭澤

郡號為竹中高士一

歸來南史陶潛少有高趣後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

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

綬去職賦歸去來辭以見志

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為

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連徵

不起武帝漢曰真高士也時彭城劉道民道離坊園

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清揚三隱離坊園

中南史劉慧斐遊於匡山遇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

為離坊逍遙館裏清異錄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

先生

逍遙館裏

六逍遙館

日晴夏曉雲中秋午

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道賜筭鐸以為冠

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其弟慶符曰癸比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

山高帝謂其人固已勤矣所謂遲路絕風雲通乃賜竹

根如意筭鐸冠采薜蘿而自蔽南史宗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量腹而

隱者以為榮焉進松木度形而衣披褐談經南史披褐談經南史披褐談經南史

薛蘿淡然已足披褐談經南史披褐談經南史披褐談經南史

披得織簾絕世南史沈麟士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披得織簾絕世南史披得織簾絕世南史

先生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先生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

緜簾青壁丹崖南史緜簾青壁丹崖南史緜簾青壁丹崖南史

拒而不見爰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

不可請吾今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錦詩于石壁曰不可請吾今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錦詩于石壁曰

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時若鄧林其人如玉

維國之琛室憑人思實勞我心年八十篤學不倦卒

謚曰元松山桂渚南史謚曰元松山桂渚南史謚曰元松山桂渚南史

虛先生松山桂渚南史虛先生松山桂渚南史虛先生松山桂渚南史

阿之草屨南史阿之草屨南史阿之草屨南史

故世論以點為大隱士弟允為小隱士隱居東隱門

常曝草屨於鍾山之阿豫章于葵命篤造點點從後常曝草屨於鍾山之阿豫章于葵命篤造點點從後

門遁出竟陵王子陵崗之日象首王尚不屈吾當望

幽息心在助齊景陵王行悲高士何熱婿屬於鍾阿

徵士劉蚪麻贈華嶽之毫楮高士陶張詠布衣時希

書於衡岳贈華嶽之毫楮夷先生一兒奇之公曰

願分華山一半席可乎先生曰于公固可及別去贈

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變我以世務後果登第名

動天蔽竹而窺澄懷綠張牧之隱於竹溪不喜與世

下蔽竹而窺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顧人佳士則呼

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諸俗子十擁被而寐後漢書姜

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擁被而寐肱與徐穉

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于

幽園以被朝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假靈龜以自明莊子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持

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

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

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相示世說郭瑀鴻以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使思魚

膾於秋風晉書張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

里以要各爵乎聽蛙鳴於庭砌南史孔珪鳳韻清疎

遂命駕而歸中有蛙鳴或問之曰微爲陳蕃乎負釜而

草萊不剪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珪笑答曰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

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迹何深也於是夫負釜

饒妻戴篋器變易姓名入蜀隱居掛瓢而去許由

蟻詹山中按陸通卽楚狂與也掛瓢而去許由

食訖掛於樹上風吹漉漉有聲由以爲煩遂去之淮

陽一老漢書應曜隱於淮陽山中皓俱傲曜獨

栖山澤而甘心江左嘉遜並多居此季世慕榮幽栖

者寡若王弘之拂衣歸事就閒箕成先業浙河之外

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箕成先業浙河之外

風雲以爲氣南史隱逸傳或道窮不申行吟山澤皆

道未或覩飛鳥之知還歸去來體雲無心以被白雲
非然宋史陳搏自號扶搖子隱武夷山移居華山
而留住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太祖召見之賜號希夷先生搏手書謝表數百言曰九重仙詔我負子戴
夷傳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我負子戴
休士傳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曰天下有道我友舜以
高士傳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曰天下有道我友舜以
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又石戶之農與舜爲友舜以
天下讓之農於是夫負妻長爲偃息之民高士傳鄭
戴馮子以入海終身不返長爲偃息之民均不應辟
召建初三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告歸章帝東巡幸
均舍欲強起之均曰陛下何惜不爲上世之君令臣
得爲偃息之時號白衣尙書祿夫耕婦耘居漢書龐公
以終其身時號白衣尙書祿夫耕婦耘居漢書龐公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
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
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壘穴
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越舍行止亦人之巢穴
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釋耕於壘
上而妻于耘於前表歎息而夫後遂攜其妻子登鹿
門山因采其守陸沉之義史記東方朔酒酣據地破
藥不反

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蘆亦有本

之下魏陸沉言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沉也亦有本

非沉寘世說稅裕居會稽剡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

其何以託言大隱百居易詩大隱在朝市小隱在

北山之移文谷靈周隱於北山孔稚圭乃假山靈之意

作北山移文周隱於北山孔稚圭乃假山靈之意

爾之始終易操也借終南之捷徑唐書盧藏用始隱

有息當世人目為隱士晚乃狗權利務為驕縱

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

有佳處承禎徐日以僕初言龍性難馴顏延之五君

龍性終被鶴書相引北山移文鳴騶小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就桓公司馬人有餉桓公藥

草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各小草何一物而二稱

謝未即答郝隆在坐應聲曰此甚易解處買山堪晒

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也謝甚有懸色買山堪晒

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寧讓一着之棋世

補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
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
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難却九重
今日還須讓老天下此一着師川有慙色
之聘見土白雲斯皆充隱而冒真隱之名紀談昔人謂有天隱
地隱人隱名隱又有充隱通隱仕隱朝隱天隱者無
往而不適嚴子陵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伯夷太公
是也人隱者說迹混俗不殊恒人東方朔是也名隱
者不求名而隱劉遺民是也他如皇甫希之稱充
隱何點人稱適隱唐楊為江西從事不親公廩人稱
仕隱王瓚之歷官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人稱朝
隱按桓元藝立疏無隱士乃令皇甫希之給以資用
使居山林徵為著作郎又使目辭然後下詔旌里號
曰高士時謂之充隱宋晁文元公云隱者亦有鈞聲
華希寵利若能名迹俱隱乃為真隱乃云始知真隱
者不在山林又云禪師示我謬曰逃名而實鈞名之
真隱心月在中峯葛洪井
甚後漢書郭正曰法真名可得離身難得而見逃名
而各我隱道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韓偓
詩時人未會嚴陵志
不鈞鱸魚只鈞名

廣事類賦卷第二十終

廣事類賦卷第二十一

錫山華希閔芋園著

同學鄒升恒慎齋 叅

胞弟 希閔蕢園重訂

人品部 容貌

附長大人 附短小人

容貌

嵇叔夜之龍章鳳姿

晉書嵇康字叔夜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

不自藻飾人以爲龍

王夷甫之瑤林瓊樹

神姿高徹如審林瓊樹自是風塵外物

羨春柳之風姿

唐書元德秀字紫芝房瑯每濯如春

歎紫芝之眉宇

使人名利

月朗朗而入懷

之心都盡

王來軒軒若朝霞

白見元宗於便殿神蓮似昌宗唐書張昌宗以姿貌

氣高朗軒軒若霞舉見幸楊再思諛之曰

人言六郎似蓮花柳如張緒南史劉俊之爲益州獻

乃蓮花似六郎耳柳如張緒蜀柳數株齊武帝以植

於太昌靈和殿前嘗賞玩嗟曰爾乃陳平冠玉

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日謝覽芳蘭

絳侯灌嬰等咸護陳平日雖美

文夫如冠王耳其中未必有也謝覽芳蘭

謂雅瞻視聰明武帝目送良久雙珠有孟

句連璧同潘晉書夏侯湛美容觀與潘岳友善

如畫後漢書馬援爲人 嘯歎可觀世說王景文風姿

藥日景文非但風流可亦有傅粉何郎

悅乃嘯歎亦復可觀平叔美姿儀

面純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與熱湯凝脂杜義

餅食之汙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杜義字弘治王右軍見而嘆曰面人在羊車

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真神仙中人在羊車

容少時乘羊車至洛陽市見者咸以爲玉人世說衛

琬從疎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玠先有疾

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手同塵尾世說王夷甫執王

死時人謂看彼術狎

分果擲常盈晉書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

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冠新爭遺見生子篇

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冠新爭遺見生子篇

之稱側帽偏佳北史獨孤信美風度在秦州嘗因凍

指者咸慕信亂頭皆美世說裴令公有傳容儀脫冠

而側帽焉

玉南方自有佳人世說陸閔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

多佳江左應無第二世說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

江左第一常與存俱在宋武帝欲知影好世說任育

前武帝曰一時頓有兩玉人何炯白晳美容貌從兄

明可愛人謂先貴神清南史何炯白晳美容貌從兄

育長影亦好九齡秀整唐書張九齡風儀秀整異

清今觀此子復九齡秀整唐書張九齡風儀秀整異

見衛杜在日九齡秀整唐書張九齡風儀秀整異

謂左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罷相後李沆

宰職每薦公卿上必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李沆

廣事類賦卷三十一

容貌

二

端凝采史李沆嘗侍宴太宗目送星標玉立杜甫詩

標格秀氣冲星斗袁凱詩座中鵠峙鸞停韓愈馬少

見少傳翠竹碧梧鸞鶴停時能守鳳雛驥子杜甫詩

其業者也按少傅馬援子名暢

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風貌雲形甫史宋孝武選侍

十忠義俱骨瘦絕代無風貌雲形甫史宋孝武選侍

王瑛謝莊爲一雙阮籍何偃爲一雙霽逢珠輝玉潤

詩西家有兒纔弱儀容清峭雲鶴形

王建集明眸白哲玉潤珠輝美月湛霜明駱賓王文

秀備于容儀風度發于言笑

霜明月湛之姿氣骨連終南之翠氣黃庭堅詩眉宇

端嚴雪白冰清之潔甫史龔祈風姿端雅容止可

段翠氣標荆楚之儀型甫史龔祈風姿端雅容止可

連終南標荆楚之儀型甫史龔祈風姿端雅容止可

仙人王樹臨風倚蒹葭而並美世說魏明帝使后弟

也王樹臨風倚蒹葭而並美

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杜甫詩宗明珠在側見舅甥

之瀟酒美少年皎如玉樹臨風前明珠在側見舅甥

王之在羨琳瑯之滿庭世說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

旁注

今日之行觸目羣推玉筍唐書蔣凝美風標每至朝

見琳瑯珠玉世說王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

班玉筍斜插金簪之相與做效常謂人曰江左風流率

相惟有謝安石苞偉麗之質晉書石苞字仲容容儀

蓋自况也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

仲容貌江充魁岸之英漢書江充爲人魁岸容貌甚

無雙趙故趙元叔之體貌後漢書趙壹字元叔體貌魁

多奇士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

甚裴叔則之風神晉書裴指字叔則風神高邁儀容

近玉山映春融雪彩谷璧雪把瓊鶴立雞羣見父子

鶴立斯乃將相之器後漢書賈復事舞陰李生李生

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晉書陳留高士可曰

張公見王導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可曰

神仙中人見上嶽脂爾其貌之寢者

有左思世說左思絕醜效潘岳遊魏惟王粲西陽雜

遊羣姬爭唾之委頓而返羣姬爭唾之委頓而返

羣姬爭唾之委頓而返

三

謂醜為貌寢誤矣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敦洽眉

而體弱通佻不甚重之注云貌侵貌不足也敦洽眉

龐呂氏春秋陳有醜人名敦洽龐眉權頰廣眼垂肩

兵所圍發言拙僻楚大怒伐陳人有言曰敦洽貌朱

儒身短左傳威孫紇伐邾敗于狐駟國人誦之曰我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

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

廬或如頭唐書荀卿薦元載李揆輕載相寒謂晉

子乃求驢還似面隋書蘇世長為郁水使者揚帝嘗

鳴呼以手據地感項敗面作病驢支離之五管堪驚

狀羣臣掩口笑帝大悅賜帛百匹支離之五管堪驚

在上兩髀為脇注支離者偃倭也肢體不收拾之貌

疎其名也五臟之管皆屬發發之一言偏善左傳叔

手背背齒僕則管在上也發發之一言偏善向適鄭

發茂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
言而善叔向闢之曰必然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夫
子少不賜子若無宜用短而成長世說後魏李諧形
言吾幾失子矣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莫外陋而內險唐書
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其短造省不屏姬侍及把
陋甚鬼面貌藍色郭子儀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把
至則屏之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
族無遺頽矣

附長大人

防風之骨專車

國語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長狄之

冒見軾

毅梁傳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三

九畝斷其首而

憑虎者大荒人焉長一丈圍九尺

戴之眉見于軾

憑虎者大荒人焉長一丈圍九尺

龜蛇戴朱鳥左手憑

鈞鰲者龍伯列子勃海之東有

青龍右手憑白虎鈞鰲者龍伯列子勃海之東有
隨波上下帝恐流于西極使巨鰲十五舉首戴之龍
伯國之大人一鈞而連六鰲連負而歸因灼其骨天

肥白

漢書張蒼身長大肥白如瓠

王商見重於匈奴

漢書王商爲人多質有威

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

來朝前拜謁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

朱雲少

矜爲勇力而已哉

漢書朱雲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太開

附短小人

侏儒之人

見容貌篇朱儒身短注

焦僂之國

史記焦僂氏人長三尺短之至也

每畏鶴吞

神異經西海外有鶴國男女皆長七寸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惟畏海鶴鶴過

吞之亦壽三百歲人在鶴腹中不死而鶴一舉千里

可爲人腊

爾部新書長安中常有人腊長

尺許眉目唼內有帶劍之人

博物志齊桓公獵得一鳴鶴宰之唼中得一

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持刀罵詈瞋目後又

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齒與小兒

否陳章答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

傷板齒又李子敖于鳴鶴唼中遊長三寸三分

中有乘輅之客

神異經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元冠乘輅車

長壽者陔

移拾遺記員嶠山有陸移善談者畢勒續博物志畢勒國人長三尺壽萬歲

寸有翼善言語國斯皆怪出神經夸稱博物者也若乃

戲笑因名語國周公伊尹勗子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

衣舌文瑣語伊尹甚大而短大上晏子淳于晏子使楚

小下赤色而鬻其言好俛而下聲晏子淳于子使楚

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

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王不當從此

門入更記晏子長不滿六尺說郭解精悍更記郭解

菴淳于髡為人甚小楚王薄之郭解精悍更記郭解

精臧紇朱儒見容貌篇朱半人貽笑續世說桑維翰

長每對鏡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後登第

同榜四人陳保戲口今張有三箇半人及弟以桑短

之牛人加帽堪噓天中記阮孚好酒貌短而秀周文

以戲字入室見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勝何為短

竊入王家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文帝大笑短

矣主簿晉書鄒超為桓溫參軍時王珣為桓溫主簿

公喜能令公怒
趙揖珣短故也
乃魁然也今視之
小丈夫耳若斯之類
並見經書
史記孟嘗君過趙
趙人出觀之皆笑曰
始以薛公爲

形體

耳云天柱亦曰齒田

雷確類書耳神曰天柱耳字曰齒田

老君長七

剋

子老君耳

張審生三

幽怪錄張審通夢太山府君召爲錄事令一鬼爲一耳安于額

上既寤數日額角瘡遂踴出一耳尤聽俊

功惟主聽

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

異有垂

聞詳察巧言離辨異群無迷邪語炫惑莫分

肩後漢書袁牢人皆穿鼻僂耳其渠帥自爲王者耳

自憂慮以問陳訓訓曰公耳豎垂大耳巨信

劉備曰大耳附耳何言史記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

陳平驛漢王治聾須酒海緣碎事俗傳社塞耳須綿

大戴禮註 以上耳 徐孝穆之青睛 爾史徐陵字孝穆目有青睛時

人以爲聰 阮嗣宗之白眼 世說阮籍能爲青白眼見

慧之相 阮嗣宗之白眼 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

嬉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擇而退喜弟康珠如懸 書

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珠如懸 書

東方朔曰目若漆若黥 見容貌爲疑 水流波 而女賦

懸珠齒如編貝 漆若黥 脂杜義注 水流波 而女賦

而延視兮若巖下電 晉書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傲

流波之將瀾巖下電 視日不眩裴楷見之曰戎眼爛

爛如巖 眇眇兮蔽月輕雲 世說顧長康欲圖殷仲堪

下電 眇眇兮蔽月輕雲 殷曰我形惡不煩爾顧曰

明府正爲暇耳但明熱瞳子 咄咄兮臨池夜半 匪說

飛白拂其上如輕雲之蔽月 咄咄兮臨池夜半 匪說

難追

追也

謝惠連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黃庭經注 膽爲中池 口者

小腹爲玉池故有三池之名 齒如編貝

難追 追也

追也 謝惠連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口者

出馳驅安追毫釐千里君子三緘宜戒家諺孔子觀

馱微何用口與信在甘肥世諺王衍與人言事

焉三緘其口而銘其也莫設雌黃輒更改人謂口有雌

黃蓋古人之慎言人也黃紙書事有宜恭應對之則掩口而對

寧守如瓶朱熹敬齋箴守口休誇似海孔子海口言

若舍與其喋喋而翩翩詩緝緝翩翩謀欲諧言更記

給乍可期期而艾艾史記高帝欲廢太子周昌庭諍

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

卿稱艾艾定是幾艾答至於齒因剛落舌以柔存苑

日鳳兮鳳兮故是一鳳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天下事

盡誰言三寸能下百城更記留侯曰以三寸舌爲帝

之極于良足矣又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

曰劉生一士代載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電光閃耀揚雄解嘲目如玉曜星舌如電光

籥頤神囊生要訣張儀尚在更記張儀曰視吾舌尚存不其妻笑曰舌在也

儀曰齊虜休捫詩莫捫朕舌更記高帝怒罵劉敬鼻足矣

曰山源亦云鬼井真龍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邪根

一名魂大禹虎形援神莖伏義漢高隆準史記高祖陸準而龍

顏注準鼻也眉則有俛有伸揚雄解嘲羣卿不揖容將相不俛眉司馬遷報

任安書通欲仰首宜描宜埽張祜詩淡掃蛾眉朝至尊寫長庚詩烟描柳葉

眉媚若文君見美人篇嫵如京兆見夫婦篇柳

細如頰駱賓王詩愁蛾彎偏巧詩螭首蛾眉手如玉

筍蘇軾句報道金奴墜亦曰柔荑詩見兜羅倒挂楊巖

羅綿玉柱中維潘確類書虎膺手掌也松根指節也

手鷓鴣大指也鉤戟頭指也玉柱中指

也龍紋如刻說苑傳威掌有臥龍文指甲上隱虎掌

生威鉤命訣仲尼虎掌是謂威射滄臺紫髯將軍黃

鬚兒獻帝春秋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士

烏桓歸太祖大喜將彭棄甲而復嘆于思華元為植

巡功城者詭曰于思于思挂弓矢兮纏綵絲西陽雜

粟甲復來注于思多鬚也挂弓矢兮纏綵絲祖太宗

諸以五色雜綵縮泉白鬚對之雙陸膝可過兮

腰可垂說苑謝靈運鬚美長至過膝臨刑施為南海

先濟者為誰鳳頸龜背鬚垂至於鴉羽同光秦觀摘

妙年光可鑒炯若鴉羽戢毛常磔世說桓溫鬚戲

或稱羊南史朱孝武狎侮羣臣各美而如戟孔叢子

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南

史山陰公主見褚彥回悅之以白帝帝令就之彥回

不從公主曰公鬚畢
如戟何無丈夫意
訝齊帝之纏繩
南史崔文仲嘗

繩一枚笑張華之囊帛
世說張華多鬚好以帛纏
上納之

正呼劉廣陵列士傳劉瑜舉方正
參軍姓郗人篇短

矣主莫誚兩頭
世說鍾毓兄弟問安陵有女子善誚
簿注對策高第時呼長髯方正

日車中殊高二鍾不覺一門生日中央高者
宜誇三

尺箭趙錄劉淵鬚長三尺餘當
鬚色可生白來休摘

六帖釋子希道爲韋敷擇日拔白鬚
其半及

人事部

射
田獵

射

射以觀德亦或上功既志正而體直
並見乃挾矢而

張弓見詩三驅畫鹿百尺懸熊
周禮王太射則共虎侯

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

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爾乃設

廣信馬射賦變三墮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

正鵠以升堂

見中庸三墮而後升堂

歌騶虞而爲節

雁而吟猿

戰國策更燕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處發

來更豪以虛發而下之

王曰射可至此乎有問雁從東方

春秋荆王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博矢而熙使養由

基射之始謂弓矯矢亦穿楊而貫蝨

戰國策養由基

未發而猿擁樹而號

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

紀昌學射于飛衛飛衛曰

下以目承牽掣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

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後

如著呂以鼈懸于牖南面望之旬月之間寢大也

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邱山也乃以燕角

之弧朔蓬之箭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徹七札於方

絕百姑貫蝨心於三年穿楊葉於百步

躡左傳楚潘庭之黨與養由中雙禽而必疊

躡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弋也弱弓纖微乘風振之連雙鷁于青雲之際用心

焉動手均也唐書高駟見雙鷁並飛曰我貴當中之

射

一天貫雙鵬後果貴西都賦按不虛巧貼烏珠南史

與瑯琊王射其布闕乃摘誠穿寢石韓詩外傳楚

梅貼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誠心而金石爲之

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夫熊渠子誠心而金石爲之

開兌於人乎更記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

矣甘蔗鵝毛百步射之十發十中天寶遺事羽林將

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鵝毛馬鞭蛤翼

五代史李克用善騎射能仰中雙鳧後亡入達鞠軍

中號李鵬兒時從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

於百步射之輒中羣豪以爲神戶子楚恭王命養由

基射靖誕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乃接弓而射拂其

左翼王鵬墮雲間更記句叔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

大喜見句叔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

盡中貴人走廣曰是必射鵬者也北齊書解律光

嘗從文襄技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頭形如

車輪旋轉而下乃大鵬也邪子高漢曰此射鵬手也

時號落雉來車側見夫婦篇賈斃洞獠於須臾善書

叛詔馮益為請軍先鋒益持弩語左右曰定天山於

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善書

頃刻唐書薛仁貴善射高宗嘗以五甲使射馬仁貴

挑賊仁貴發三矢殺三人于虜氣懾皆降軍中關

口之牙簪北史魏宣武靈后胡氏幸西林園法流堂

幸關口溫水登銜頭山射貫轅門之書戟後漢書

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于呂布布率步

騎千餘步往赴之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

共宴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

者當各解兵中可留決鬪布附膚落毛操畫負堅

烈潮令射牛于百步之外堅射發一矢拂有再矢摩

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慕容恪曰能中之乎日所

責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麗龜達腋潛確類畫解

一發而殪觀者咸服其妙

今出田還校所獲光獲少必鹿龜達腋羨獲多非妄

害之虞尤恒蒙賞羨或被挂人問之曰明月必肯上

着箭豐樂隨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往橫刀插

麗者也龜背之隆高者光字明月羨字豐樂橫刀插

箭之神晉書載記慕容翰北投宇文既而逃歸乃遣

中汝便宜反不中可來前也追者解刀監之翰一發

中刀環追射乃散又慕容盛遇盜賊中盛曰汝欲當

吾鋒乎試豎兩手中箭百步我中之宜慎爾命如其

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墜箭盛一發中之盜曰耶君

貴人之子技相伏弢齧鏃之術左傳楚王召蔣由基

試耳資而遣之朝野僉載隋未有背君諷善

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朝野僉載隋未有背君諷善

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

習者學射于君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死君謨獨擅

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截之末後一

矢張口承之遂齧其鏃笑曰斯皆發必應絃史記李

汝學射三年未教汝齧鏃法

長援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其射見取急非在奇能破

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絃而倒

的世說王僧有牛名八百里駮常望其蹄角王濟與

對射賭之豈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

牀此左右探牛藍田耀武史記李廣家居數歲與故

中射心來一割便去見所貴神思閑定氣體和平吳越春

獵曰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敵卵左足蹠右足橫左

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斧望敵翁心咽烟與氣俱

發得其一和平神定思閑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欲

不知一身異教豈况雖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挽強而命中漢書李廣曰臣所為屯邊者皆荆楚勇

當一隊五代史景建善射嘗教子延廣曰射不入鐵

挽強命中而識先揖讓而無爭見論豈徒若逢蒙后

羿見孟飛衛甘蠅而已哉列子甘強古之善射者營

于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于飛衛既盡飛衛

之術乃謀殺飛衛相選于野二人交射飛衛之矢先

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搏之而無

田獵

旗前皮軒後道游江河陸兮泰山櫓風雨布兮雷雲

又載雲罕掩羣雅江

聲上林賦江河為陸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放天動地

擊金鈴繫犬軍莊詩金鈴犬吠梧桐雪爪呼鷹帝孫

渭濱召見姚崇曰公知獵乎對曰臣年二十居廣成

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少為獵師老而猶能高趨疾鷹

詩雪爪呼鷹逐獸為樂少為獵師老而猶能高趨疾鷹

眸世所矜彫弓明月勁箭流星子虛賦左烏號之彫

太宗詩彫弓寫明陵狡獸掩輕禽即陵狡獸上林賦

流離輕禽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

堯履狡獸賦鳴叫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

拓弓弦作雲虛聲箭如餓鴨叫平澤中逐擊數助射

之渴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榮覺耳後生風鼻

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

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

中如三日新婦此飛鳶驚魏文帝校獵賦震金鼓

邑邑使人氣盡於後表之中羣吏撥鳴鉦詩鉦人

以旗物鼓鐸各帥其民而致

飲黃麀之血

見上

駭白雁之羣

列子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散弩欲射之

道有行者止之不止白雁羣駭君欲射行者公孫龍曰君以白雁故欲射殺人主君嘗人無異于豺狼也

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豈徒獲三狐而從兩

樂哉人獵得禽獸我獵得善言

牡並驅從兩牡今方將出四枝而彌十句

公駢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枝之然而漆澤白狐

天子西征于漆澤何如渭濱王佐

非熊非羆非虎非豹所獲爾盧令之刺宜思

也褒公好畋故獵畢犬而不脩民

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誅獵晝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楨之變

而况涉乎蓬蒿騁乎邱墳前有科獸之樂而內無存

戒於前古

見

是以魏絳著虞人之諷

左傳魏絳曰虞

也亦不難矣

時殺著於禮經

以

禹迹畫爲九州程啓九道民有寢廟孰有茂草各有
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
其應壯武不可重用不愜于夏家獸臣司原貶告侯
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于於是首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相如有諫獵之書漢書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
上疏是時天子方好自逐豨獸相如因
諫 楚夫人不食獸肉潛確類書楚莊王好畋樊夫
之人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爲
成魯田叔不敢寧居史記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
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相就館舍相
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社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故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不其然歟

廣事類賦卷第二十一

廣事類賦卷第二十二

錫山華希閔芋園著

同學鄒升恒慎齋 叅

胞弟 希閔黃園重訂

人事部

景慕 羈旅

饋遺 懷念

遊覽 哀輓

款接 悼亡

送別

御李識韓

後漢書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荀爽嘗就

矣其見慕如此季白與韓荆州書白聞天下談士相

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

人景慕一攀嵇慕蘭漢書司馬相如慕蘭相如之為

至於此 若披雲霧而快如觀景 韓愈與李渤書朝廷之士引

軒句注 豁若披雲 晉書衛瓘見樂廣而奇之命諸子

之為 附驥尾而彌彰 史記顏淵雖篤學登龍門而有

慶 後漢書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 文章山斗之瞻

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唐書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自愈聞望圭璋之

沒其學盛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詠詩或推師表見師弟篇無或仰喬松世說李膺與

薄策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阡陌聚觀北海唐書

引領望之逸若松喬之在霄漢阡陌聚觀北海李邕

早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

間傳共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

填溢時號李北海辨香敬祝南豐見師弟篇辨日下荀鳴鶴

雲間陸士龍晉書陸雲字士龍與荀隱素未相識嘗

陸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

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士子皆知康節蘇軾節

康節居洛士人之過路者有童孺盡識溫公馬溫公

不入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童孺盡識溫公馬溫公

行狀天下傳頌雖田夫野老皆號司馬公而婦人孺

子知其爲君實也反詩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若葵藿之傾陽一心終向魏志曹植土疏求存問觀

傾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譬衆流之歸海

也陸機詩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萬派朝宗

錫志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

饋遺

獻縞贈紵之歡

見朋友篇僑札贈紵句注

適館授餐之誼

見詩或宣

璧而遺羹

真璧見夫婦篇公子必與句注左傳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返

錦或投桃而報李

詩見錯刀錦段之珍玉案瓊瑤之美

張衡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感一飯於

瑤又美人贈我錦緜段何以報之青玉案王孫史記淮陰侯傳漂母曰吾錫百朋於君子詩見獻

芹亦有微情嵇叔夜與山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

已歎指困非無高義見朋友篇指並藉手以報嘉左

韓宣子私覲鄭子產以玉與馬曰敢不藉手以拜又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拜曰鹿鳴君所

敢不拜嘉期相酬於後貴晉書劉殷時人嘉其至

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周曰周昨來車轍中有鮒魚焉問之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

遊覽

昔者司馬子長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覽天

下之奇山水遂以發於文章更記太史公自序遷三

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浦陽人物志吳萊好遊有司馬子長之風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文亦兒女語耳

於逸士高人必遊名山五岳高士傳向長字子平

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按向長一作向長南史宗炳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

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
恐難遍覩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
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其視廣廈朱門不如窮巖絕壑
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其視廣廈朱門不如窮巖絕壑
南史陶弘景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
盤桓不能自已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
而無欲性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何欲
就之世說顧愷之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
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或履險而登危或窮搜而極
蒙龍其上若雲與霞蔚或履險而登危或窮搜而極
索南史劉歛隱居求志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
僻居京口得故刁景範廬阜從彭蠡經洞庭南至衡山
肅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江東湖湘山
川之盛策杖獨行登廬阜從彭蠡經洞庭南至衡山
數年而返所過雖兎穴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窮搜極
覽以盡其意隨至輒或躡屐而攀援或攜筇而矍鑠
號錄名曰山川漫遊或躡屐而攀援或攜筇而矍鑠
南史謝靈運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崑障數十重莫不
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
齒又袁粲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
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袁率爾

步往不通主人直登崑崙兮浩蕩上華峯兮作愕

造其所痛厥自得登崑崙兮浩蕩上華峯兮作愕

日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上華峯兮作愕

遺書爲訣羊叔子峴首興悲晉書羊祜字叔子樂

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願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

與卿者多矣皆渾滅無聞使人悲傷謝安石東山同

樂世說謝太傅思會稽東山於城東築土以擬之又

饌日費百金若夫落雁峯前潛確頰書李白登華山

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妙高臺上潛確頰書蘇

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瀕湧月色

如畫遂共登山頂之妙高臺命歌者袁綸歌水調歌

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南樓舒嘯晉書庾亮在武昌

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

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

與浩等談

西山送爽

世說王徽之為桓冲參軍冲曰卿在府日久常相料理徽之直

高視以手板拄頰曰

坐石室以悠然

晉書謝安嘗往臨安山中坐石

室臨濟谷悠然嘆

登冶城而遐想

晉書謝安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

曰此亦伯夷何遠

遐想有高世之志

義之以夏禹崩賦文王盱食之事

規之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斯皆有勝具勝情可

以獨來獨往

世說許詢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氏族

事翹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如蘭亭修禊

王羲之蘭亭記暮春之初會于輞水吟

詩唐畫王維字摩詰得宋之同蓋田別墅在輞川地

日與裴迪浮舟往來其江湖散人自有筆牀茶竈

中彈琴賦詩嘯咏終日無羈檢嘗作甫里先生傳曰先

類書陸龜蒙性野逸無羈檢嘗作甫里先生傳曰先

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性不喜

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性不喜

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性不喜

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性不喜

與俗人交時乘一舟設蓬席賣一束書茶甌筆牀釣
具擢船郎而已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作江湖散
人傳而歌之樓鑰詩烟波釣叟惟欣水滿魚肥潛確
茶甌筆牀懷甫里詩烟波釣叟惟欣水滿魚肥類書
張志和道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每垂釣不設餌志
不在魚也嘗作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
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陳剡曲季真
少游表其居曰元真坊因自號元真子剡曲季真
之里唐書賀知章字季真上表乞為道士還鄉明皇
里自號四高陽習氏之池襄陽記漢侍中習郁於峴
明狂客四高陽習氏之池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
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菱茨覆水是
游燕名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返曰此是
我高陽每淨家而泛宅唐書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張
池也每淨家而泛宅志和來謂真卿以舟舫漏請
更之志和曰願為淨亦濡足而搴衣世說荀中郎在
家泛宅往來茗雪間亦濡足而搴衣京口登北固望
海云雖未睹三山便使人有凌雲更聞赤壁頻題蘇
意若秦漢之君必當奉裳濡足更聞赤壁頻題
載有前後滄波可泛世說王右軍既去官遊諸郡名
赤壁賦滄波可泛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

書畫名船

氏族事類米芾字元章喜蓄書畫山谷詩云萬里風帆水拍天驕媒鼠尾過年年

滄江靜夜虹貫月

漁樵共爨

晉確類畫張志和奴婢二人皆肅宗所賜志和

定是米家書畫船 配爲夫婦名之曰漁童樵青漁童捧釣收綸蘆中鼓

樵樵青蘇蘭蕙桂竹裏煎茶以此放浪終於江湖間

莊生秋水會意非遙世說梁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歌范子扁舟去人何

遠

吳越春秋范蠡既佐越法吳遂辭於王須知仰屋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人莫知其所適

而著書不若肆情於遊覽

補史梁元帝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厄酒未嘗妄

進蕭恭從容謂曰時人多有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

書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

酣歌也

爾乃光塵左顧

漢書子高乃幸左顧存恤 左顧翁言在顧應陳詩自昔在光塵結言

終始王趾親臨左傳寡君聞君親舉每相思而命駕說

呂安與嵇康友善每喜空谷之足音魏子夫迷虛空

一相思輒千里命駕者聞人足音

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動高軒之吟詠李賀

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未信過其家使占太史之

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占太史之

星文續晉陽秋陳仲弓從子侄造荀季和父子乘舟

而訪安道世說王徽之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

小船詣之未至而返人問其故徽之曰載酒而從子

吾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載酒而從子

雲見師弟篇元於是倒屣而迎魏志王粲字仲宣蔡

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問粲在門

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生盡驚豈曰

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掃花而待杜甫詩花徑

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掃花而待

柴門今始陳遵則車轄常投漢書陳遵者酒每大飲

爲君開賓客滿堂輒開門取客

車轄投井中雖謝混則衣裳忽改南史羊欣常詣謝

有急終不得去後見之賦由宴號龍門濟確類書任昉為中丞嘗祔

此益知名樽空北海後漢書北海孔融性寬容少忌好士賓客

吾無愛矣青芻白飯之供杜甫詩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

與奴白飯馬青芻倒篋傾筐之輩見雜親篇二宜師設醴之

誠漢書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常為設醴

酒醴不設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王之意意寧致歌魚之慨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倚

乎食無魚按孟嘗君廚有三列

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送別

一曲驪駒

古驪駒歌驪駒在門僕夫數聲風笛

與友人別詩數聲風笛離亭曉君向瀟湘我向秦

望南浦而傷心

江淹別賦春草萋萋

春水綠波送君悵東門兮欲別周邦彥詞南陌脂車

南浦傷如之何堪攬結河梁攜手千里雲陰季陵贈別

正拂面垂楊掩紅淚玉手親折河梁攜手千里雲陰蘇武詩攜

恨不能辭又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灞岸回頭數

行柳色詩楊柳含烟灞岸春年攀折爲行人初輟

棹以停驂詞賦送范雪蓋停驂旋揚鞭而挂席詩

紫駟蹀躞金街騎岸上揚鞭烟草迷清酒百壺詩陽

李白詩明晨掛帆席離恨滿滄洲清酒百壺詩陽

關三疊王維詩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在西安後人因此誰解佩刀慕容垂日今當遠別何

有陽關三疊曲誰解佩刀慕容垂日今當遠別何

以贈我使我贈物思空遺馬策土會也乃使魏壽餘

人垂脫佩刀贈之空遺馬策土會也乃使魏壽餘

以策琴參詩惜別添壺酒臨岐贈馬鞭斯時也山

牽別恨水帶離聲羅隱詩山牽別恨和愁亭名送客

李白詩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橋是銷魂

李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陵有橋迎來送往此爲金銜欲去見上揚鞭王柱

離別之地故呼爲銷魂橋

空橫江淹賦掩金鷄而不御橫芳草王孫何處

土王孫遊兮不歸芳草生兮萋萋白桃花潭水還深

居易詩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李白詩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送我情恨一雙之

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在倫送我情

燕舞兩行征雁畫角聲殘畏五兩之風輕

湘遠惡說南風五兩輕試誦江淹賦

矣難爲祖別心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公卿大夫故人

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送行之祭因饗飲也一說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死

於道後人以爲行神故出行必祭之而飲於其處

羈旅

楊朱岐路

列子楊朱見岐路而泣
爲其可以南可以北

阮籍窮途

世說阮籍率意

獨駕不由徑路車跡

廓落悲秋之感

阮籍悲哉秋之

所窮輒慟哭而返

廓落悲秋之感

阮籍悲哉秋之

羈旅而無友生惆

淒涼彈鋏之歌

見欵接篇

悵兮而私自憐

遂策馬而驅車

古詩

而躡躡

戰國策虞卿躡躡躡躡

說遂策馬而驅車

驅車策駕馬

類飛蓬之無定

王褒詩飛蓬似征

遊戲宛與洛

類飛蓬之無定

客于里自長馳

梗之焉如

戰國策有土偶人與挑梗相與語

土偶曰

流子而去則漂

至於茆店雞聲板橋人迹

溫庭筠詩

稟者將如何耳

至於茆店雞聲板橋人迹

雞聲茅店

月人迹

芳草天涯

蘇軾詞天涯

板橋霜

何處無芳草

斜陽古驛

風緊遙指人

瘦馬羸童

崔塗詩行人自笑不歸去瘦

烟宿翠微

瘦馬羸童

馬獨吟真可哀

羸意笑

曉風殘月

柳永詞今宵酒醒何

曉眼

曉風殘月

處揚柳岸曉風殘月

孔子之刺遭程子于途

傾蓋誰逢

家

甚相親

願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重趼不息

土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長亭短

周不辭遠道而來照見百舍重州而不敢息

亭北路關河千里短長亭黃花黃葉許渾詩黃葉黃

秋雨別恨歸夢之非歸况客中之送客許渾詩病中

夢裏還家陟岵岵兮瞻望見詩攬驂駢兮倉卒

倉卒回新豐店內馬周獨酌而還愁唐書馬周留客

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

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百居易詩惆悵新豐

店何人洛陽道中季子雖歸而無色戰國策蘇秦說

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

歸羸膝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

色斯皆曰斷迷途心傷夫國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

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又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

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

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難險阻應是備嘗

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

左傳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富貴功名定知何物
得晉國除阻難備嘗之矣
富貴功名定知何物
陸游詩功名富貴知何
物風雨虛埃惜此身

懷念

若乃星離雨散水遠山長
李白詩當筵意氣凌九霄
星離雨散不終朝許渾詩

山長水遠無消息
比三秋於一日
見詩擬間別於參商

見動如參與商
不相
靄停雲於八表
陶集停雲思親友
也詩日萬萬停雲

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逸搔首延佇
恍落月之滿梁
杜甫詩李白詩落月春樹暮雲望故交兮不見
杜甫詩李白詩落月春樹暮雲望故交兮不見

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春樹暮雲望故交兮不見
杜甫詩李白詩落月春樹暮雲望故交兮不見

白詩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
酒重與細論文
世說劉侯曰清風朗月輒望鯉魚兮

憶好友兮難忘
世說劉侯曰清風朗月輒望鯉魚兮

頻寄佇鴻雁兮來翔
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
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杜甫詩

甫詩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
行書王安石詩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哀輓

一朝風燭萬古埃塵

庚信傷

瓊瑰欲泣

左傳初聲伯

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王申至
於狸脹而占之日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
余三年矣無傷鵬鳥先臨賈誼鵬鳥賦序誼為長沙
也言之暮而卒鵬鳥先臨賈誼鵬鳥賦序誼為長沙
舍止于坐隅鵬鳥先臨賈誼鵬鳥賦序誼為長沙
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藏舟亡壑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
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曳杖遊門見葛洪如睡晉書
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
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戶反真莊子死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
乎而已反其真或作芙蓉之主六一詩話石曼卿卒
而我猶爲人倚

恍惚如夢言我今爲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

得念然乘一素驥去掃異記宋有一朝士見美女三

十餘靚妝麗服並馬而行丁度按轡于後朝或騎箕

士驚問後一人曰迎芙蓉館主俄聞度卒

尾之星莊子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注東

神乘東維托龍尾今成玉樓兮待記李商隱李賀小

尾星後有傳說星今成玉樓兮待記李商隱李賀小

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云上帝成白夢旗鶴兮

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竟死

相迎說苑邵康節吾行亂山中吾神往矣無以藥鶴雁

道聞空中之甲馬邵氏聞見錄富公病五日大星殞

公乃登天光臺焚香作地下之修文王隱晉書蘇韶

再拜知其將終也遂乃素帷蕭瑟丹旒飄零謝朓

商爲地下修文郎

惟飄井幹鄭谷哭李洞詩葦蒸丹旒温燈隔聽虞歌

素帷清黃庭堅詩哀歌行欲絕丹旒雨斑斑

兮心斷絕左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齊公孫夏命歌

其徒歌虞殞注虞殞送葬歌示必死也

哀歌

哀歌

哀歌

哀歌

哀歌

哀歌

哀歌

哀歌

哀歌

哀歌

楚些兮淚縱橫楚辭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些語詞也

過酒壚而思舊世說王處仲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諸人

共酣飲于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未自嵇生天阮公聽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鄰笛兮傷心何秀思舊賦序于少與嵇康呂安居正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以事

見法余遂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

玉棺降室風俗通王喬為葉令天下一玉棺于廳事前喬曰天帝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

便立覆宿夜石槨書銘禮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葬于城東石槨書銘不成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

如速朽之為愈也博物志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門外駟馬不行路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

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望西州而長劬

見舅甥篇別念東閣而悲吟季商隱詩郎君官貴施

斗酒隻雞曹孟德生平之語曹操祭橋元墓文承從

谷誓約之言殂歿之後

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
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哉

素車白馬張元伯死後之靈後漢書范式字巨卿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元

伯卒式忽夢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
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涕馳往赴之未及

到而喪已發引既至曠將窆而柩不肯進移時道見
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

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因執紼而引柩于是迺前生芻來孺子

後漢書郭林宗有母憂徐孺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
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

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寶劍答徐君史記季札

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寶劍答徐君史記季札

過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
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

家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子乎季子徒煩鶴
曰不然而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徒煩鶴

弔晉書陶侃以母憂去職有二客來空學驢鳴世說

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願語同遊曰梨好驢鳴可
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晉書王濟卒孫楚

雅敬濟而哭之甚悲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

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請君不死而

令王濟長埋玉樹晉書庾亮將葬何充會之嘆曰

死乎可可笑青蠅虞翻別傳翻放乘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

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凄凄薤露家之神記載歌葬

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凄凄薤露家之神記載歌葬

相和之聲也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橫門人橫自殺

門人傷之悲歌以寄情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地

亦謂人死精魂歸于蒿里也李延年分為兩曲薤露

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其

薤露歌曰薤上朝露何易晞晞露晞明朝更復結人死

一去何時歸其蒿里歌曰蒿里誰家地聚歛魂魄無

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鬱鬱佳城見上石櫛

得少脚躑躅晉書居有一大樹嘗曰吾死可葬于是及葬穴

之乃古塚其間一古燈臺上有漆登一盞礦頭獲一

銅脾上鑄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月照寒楓之樹

不葬埋漆燈猶未燕留待沈彬來月照寒楓之樹

孟郊詩夜寒霜封宿草之根禮朋友之墓有愁看白

月照青楓樹

楊樹古詩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

風蕭蕭愁殺人思還醉臥古藤陰冷齋夜話秦少游

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

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挂空碧醉臥

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留於藤

州光華亭方辭起以玉孟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化

雖有玉魚金盃唐書高宗大明宮中有漢楚王成太

神記盧充出獵忽見一府舍問之日崔少府宅也充

進見少府與崔小女為婚三日崔曰君可歸若生男

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崔氏并

少府坐犢車中既相見抱兒還充又與一金盃并贈

以詩充取兒盃及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盃崔女珠

月膏燈三輔故事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下

魚膏為燈燭水銀為莫不同歸大暮陸機詩大共笑

大海金銀為鳥雁陳死豈特歐公塵榻歐陽修挽蘇老

陳人古詩下有陳死泉詩布衣馳譽

入京都丹旒俄聞反舊閣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
 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獨我
 空齋掛塵榻遺子敬人琴音盡王獻之卒激之奔喪
 編時闕子雲書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
 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陸平原歎逝之作
 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陸
 機有嘆庾子山思舊之情 我 庾信有 愴風流之頓盡
 逝賦南史張緒亡弟融酌酒 恨天道之寧論已哉江淹恨
 動日阿兄風流頓盡賦試望
 平原蔓草榮骨拱木斂
 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

悼亡

祥徵夢曰酉陽雜俎江准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
 日中炊無金也銘感埋香 潘確類書孟蜀時王承儉
 賈客歸妻已卒築防蕃成至上邽山下獲
 瓦棺中有石刻曰隋涇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難歸
 文云車道之北邙山之下深深葬玉鬢葬埋香
 謝女溫庭筠詩蕭郎獨宿落 獨宿潘郎我 潘岳有 遺
 花夜謝女不歸明月春

衣掛壁長簾空牀

潘岳詩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

盼枕席長簾竟牀空李商隱詩更比目應無比雙棲

定不雙

潘岳詩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

劉子真空爲

廬杖

晉書劉實字子真喪妻爲廬杖之制終荀奉倩

轉覺神傷

晉陽秋荀粲字奉倩聘曹洪女有色專房

傷譏梁龕之會宴

晉書龕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

等二十餘人同會劉隗奏曰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

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

暮宴朝祥慢服之愆難追請免龕官顛等知美孫楚

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上從之

之篇章

晉書孫楚除婦服作詩示王濟濟曰未知文

不娶誰師曾子

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之

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

常嘉之豈

忘情忍學蒙莊

莊子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遠本心

惠子曰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

不通乎命

若乃已施衣裳猶存針線

元稹詩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

故止也

猶存未

聽落葉以傷心念重泉而不見

元稹詩野蔬充膳甘長藿

忍開

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莫復營

齋居易詩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

搗稚子夜歸院月

凄清月色之孤悵望簾旌之斷

冷空房不見人

居易詩遠壁秋聲聒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看鏡奩絃柱

冒牀帷

半故簾旌斷仍是初寒欲夜時

之皆空

劉禹錫傷往賦寶瑟偃兮 豈經案繩牀之能

遣

唐書工維妻亡不娶三十年孤居一

室

中茶鑪藥曰經案繩牀而已

室

中茶鑪藥曰經案繩牀而已

廣事類賦卷第二十三

錫山華希閔芋園著

同邑邵之鷺振飛 叅

胞弟 希閔蕢園重訂

人事部 年齒

年齒

百日始啼

宋史張士遜生百日始能啼後舉進士

七朝具齒

通鑑炎帝生三辰而

能言五日而能

行七朝而齒具取俎豆而提干戈

見生子篇能悟字

宙而窮天地

宋史陸九淵生而穎異年三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言遂深思

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

日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

內事已分內事

未來黃雀之啣環虞初志楊寶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

一黃雀為鳴鵙所搏墜樹下為螻蟻所困寶救取之

歸置衣箱中以黃花養之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

夜有黃衣童子以玉環四枚與竇先倩青衣而抱乳

曰好掌此環子孫累世為三公側有讓聚嘗聞孔

神仙傳陳搏四五歲時戲澗水岸側有讓聚嘗聞孔

青衣媼抱置懷中乳之自是聰明日益

融世說孔融四歲與諸兄食棗取小者泣硯爭傳范

子見祖孫篇晝荻工書見母子篇晝荻傳書注又竊

磚復禰類書明初東里楊先生母改適進士羅公先

拜羅窺而感六甲早知李白上裴長史書五歲

泣遂使復姓六甲早知李白上裴長史書五歲

猶記太平廣記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

之奴云爾時野狐即吾身也見鷹走入古穴後為獵

人擊磴見閻羅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

謝弘微子莊字季遠得至此今已三生矣藍田謝莊史

異之謂殷景仁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集賢

蔣父讀書蔣父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

相請引又入助力整比張解向桑門而訪瓜見母子

隨時鑑奇之署集賢院小職有餽於其父冬李先以與

句注敢先大人而嘗餽南史王僧孺幼聰慧年五歲

之僧孺曰大人蓮花賦就新粧素面之人古今詩話

未見不容先嘗王禹偁五

歲能詩因太守賞白蓮或言元之能詩於太守因召

而吟一絕云昨夜三更後姮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

捧出碧波心又云佳人方素粧子詩成白玉黃金之

面對鏡理新粧守日天授也孔家醇酒盜去牀頭

句類畫蔣常六歲為梔子花詩孔家醇酒盜去牀頭

未結黃金子先開白玉花小者五歲值父晝眠

世說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值父晝眠

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

得行羊氏金環探來樹裏晉書羊祜年五歲令乳母

無此物祜即請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

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

氏悲悅時人異之謂五齡論孝者王僧孺南史王僧

李氏子即祜前身也授者曰此書何所述孺年五歲

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四歲屬文

日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

者蕭穎士

唐書蕭穎士

園中試覓莫憂紫石之難求

北史梁彥光少岐疑有至性七歲時父遇驚疾醫云

餌紫石英可愈求之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于

園中見一物彥光不識怪而持歸卽紫殿上頻移共

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

羨珠簾之獨賜類書李如圭吉水人七歲時孝宗召

帝喜授迪功郎明日與父謝恩賜宴殿上以父子不

可同坐命設珠簾隔之宴罷就以簾賜之歸建凌雲

樓以彰君賜後官佩來金削之刀唐書徐齊贈八歲

至福建安撫使

削刀金捧出洪兒之紙類書姜澄十歲苦無紙澄乃

字洪兒鄉人隴頭吹笛早已忘名桐江詩話黃庭堅

號爲洪兒紙

騎牛遠過前村短笛橫吹隔隴聞

多少長安各利客機閑用盡不如君

正字唐書劉晏七歲舉神童爲秘書正字楊貴妃置

得幾字晏曰天下字

皆正惟有朋字不正

屈聖人而爲師史記項橐生七

歲爲孔子師

誇神童之及第

見幼慧篇中注

別顏回於座間

晉書謝尚年八

歲神悟夙成

父鯁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

佐少昊

而爲理

通鑑頽項十歲

乍騎竹馬

見幼慧篇竹

坐隱

何妨

類書吳中褚允善

悞壓柵榴清談未已

南史王

與吉景曜商略

先言往行左右悞排柵榴屏

對鸚鵡

之能言

見幼慧篇能

誠胡桃之謾語

爾見後錄司馬

光年五六歲

弄青胡桃女兄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兄

去婢以湯脫之

女兄復來問脫胡桃者光曰自脫也

得謾語

光自是因訶之曰小子何

聞大義於春秋

宋史司

歲聞講左氏春秋

大愛之

敘通家於孔李

後漢書孔

才年十歲

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

不妄接士賓客

勃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

得白融欲觀其人

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

合

義而相師友則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

李老君同德此

思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此

遇迅雷而自如晉書劉曜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

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畫天文以為戲管輅別傳輅

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

不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鷄野

鶴猶尙知時况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還金懷橘盡

土壤中飯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

是家禎類畫明王華六歲戲水濱見一醉人濯足遺

篇陸績春日秋聲俱為國器而蒙賞注秋聲見幼慧

句注詠秋聲注郭侯外傳李泌年七歲能賦敏捷以

奇童召見明皇謂張說曰此兒儀狀迥殊真國器也

生起至十歲鶴鷓為厄兮翡翠為盤五代史李存勗

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京師昭宗奇其狀貌賜以鵝

鵝厄翡翠盤撫其背曰見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子

家受經京師兮織屨長安漢書翟方進年十二三失

史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或為輦郎兮或

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繼履以給為輦郎宋史楊

為正字億字大年十一歲以童子名對試詩賦五篇

下筆立成太宗歎異簡不殺青兮紙不書官後漢書

以爲秘書省正字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

恆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

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詩王陽以衣囊

徵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

州從事不書官紙既號聖童見幼慧篇亦名居士類

阮孝緒年十三遍通五經屏居一旋登上卿見幼慧

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呼之爲居士旋登上卿見幼慧

注本長元理南史謝幾卿清辨時號神童年十二召
儉曰幾卿本長元理詞賦早工唐書柳公權年十二
今可以經義訪之
士第穆宗曰朕嘗見卿筆
迹思之久矣拜爲侍書
方畧合旨唐書薛收年十
二能屬文房元

齡言于秦王王召見問方竊讀枕中之書書斷王薨
畧所對合旨授王府主簿之書年十二
見前人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不旬日書便大
進又學衛夫人書夫人見其書流涕曰此子必蔽吾
名偶作天邊之吏甯書戴洋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
籀給吏從旛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
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
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蜺龍則飲於河濱實年十三嘗
角妙解占候卜數 蜺龍則飲於河濱實年十三嘗
寐於簷下天大雨有虹飲于河俄貫弘實口其母大
驚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母默喜其
必貴後有蜀僧相之曰此蜺龍太歲則旺於秦地隋
也近江海宦方顯後果如言 太歲則旺於秦地隋
吳嶠年十三作道士揚帝元年過鄴中告其日中
星太歲旺氣萃於秦地令不信至神堯卽位知不
誑嶠乃袁江郎養母採薪而得貂蟬南史江淹年十
天剛師也江郎養母採薪而得貂蟬南史江淹年十
薪以養母會于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
曰此固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哉可留
待得侍中著之 裴子葬親擇地而依桑樹北史裴俠
後果如母言 裴子葬親擇地而依桑樹北史裴俠

父憂哀毀若成人將擇葬地忽空中有人曰童子何

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宅有大有大桑林因葬焉後以

功進爵復有觀詩而敗籬籬唐書楊收七鼓而孤母

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

至壓敗其籬收嘲之曰爾非廉角者奚至觸吾籬

擗君而垂竹帛後漢書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

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禹曰但願明公

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故

幸朝歌舊昔弔翊日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台阿邑說苑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

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中兵以爲耕器魏擊龜可

之阿人父牽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擊龜可

放晉書毛寶年十二戲行江口見漁人釣一白龜寶

虎將軍交戰敗投於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

寶至岸回首視之乃昔所放龜也虎可搯香鬚豐

寸刃也嘗隨父獲粟田間爲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

遊父因樂助喪唐書郭震年十六為太學生家嘗送

得免五世未葬願假以治不治室後漢書陳蕃字仲舉年

喪震遂與之無少吝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掃

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掃

灑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

室鐵門闕宋史王德用超之子也超率兵伐李繼遷

平鐵門闕宋史王德用超之子也超率兵伐李繼遷

門闕進師烏白池德將失道起不進鎖子骨郭侯外

德用以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賊遂却鎖子骨郭侯外

為兒童時身輕能于屏風上行薰籠上立道者云此

兒十五歲必白日昇天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

宇有彩雲掛於庭樹李氏之親愛乃多作若汁溼之

及長能辟穀每導引氣骨節瑣然人謂須子骨

駒千里三韓尹楊彪奇之曰韋主簿昂昂千里駒主

雲五色宋史韓琦風骨秀異年二十舉進士名在

官皆賀擢明經唐書元稹年坐重席後漢書戴憑習

於殿上擢明經唐書元稹年坐重席後漢書戴憑習

郡舉明經拜郎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

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

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王子賓洛蘭成射策廣

之語曰解經不窮賦侍中歲蘭成射策之年注汲冢書

哀江南賦王子賓洛於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

云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

三窮歸告平公曰太子晉遊於伊洛之間蘭成與信

請事之列仙傳云太子晉遊於伊洛之間蘭成與信

小字信年十五讀馬援之傳見祖孫篇無上太尉之

為東宮講讀韓太尉書誦芍藥之賦南史王筠幼而警

書蘇轍上韓太尉書誦芍藥之賦南史王筠幼而警

十六為芍藥咏修竹之詩南史明克讓年十四為法

賦其辭甚美咏修竹之詩曹叅軍朱異嘗令咏修竹

詩末云非君多愛賞誰北伐而酬萬戶南史王鎮惡

貴此貞心異甚奇之北伐而酬萬戶年十三而荷

信

書

君

之

警

年

法

竹

修

竹

法

竹

王子賓洛蘭成射策

王子賓洛蘭成射策

王子賓洛蘭成射策

王子賓洛蘭成射策

王子賓洛蘭成射策

王子賓洛蘭成射策

王子賓洛蘭成射策

王子賓洛蘭成射策

王子賓洛蘭成射策

王子賓洛蘭成射策

王子賓洛蘭成射策

王子賓洛蘭成射策

故京師為

故京師為

故京師為

故京師為

故京師為

故京師為

故京師為

故京師為

故京師為

故京師為

故京師為

故京師為

遂重坐

遂重坐

遂重坐

遂重坐

遂重坐

遂重坐

遂重坐

遂重坐

遂重坐

遂重坐

遂重坐

遂重坐

廣

信

書

君

之

警

年

法

竹

修

竹

法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廣

信

書

君

之

警

年

法

竹

修

竹

法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廣

信

書

君

之

警

年

法

竹

修

竹

法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廣

信

書

君

之

警

年

法

竹

修

竹

法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廣

信

書

君

之

警

年

法

竹

修

竹

法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廣

信

書

君

之

警

年

法

竹

修

竹

法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遂

遂

遂

遂

遂

予軍編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編而去又

軍自請願受長纜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關下軍遂在

說越王越王聽許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秀材則

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時年二十餘秀材則

名聞漢殿漢書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開於

內相則望重唐時唐書陸贄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

相往雪山而入道佛書中天竺國太子悉達多年十

入道六年思道不食九於四月八日夜半踰城往雪山

後成佛號釋迦佛莫羨拱辰之改名宋史王拱辰字君

筆立成于簡見莫羨拱辰之改名宋史王拱辰字君

之遂妻以女莫羨拱辰之改名宋史王拱辰字君

九舉進士第一莫羨拱辰之改名宋史王拱辰字君

宗改賜名拱辰惟與阿戎而共語世說阮籍與王

年十五隨在郎舍籍曰睿仲清賞誰贊國僑隋書薛

非鄉比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誰贊國僑隋書薛

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孰稱顏子荀淑與之既而

相鄭之功作國僑贊孰稱顏子荀淑與之既而

袁闥所問日子國有顏子寧裴楷知名晉書裴楷弱

知之于闔日子見吾叔度耶裴楷知名晉書裴楷弱

裴楷知名裴楷知名晉書裴楷弱

裴楷知名裴楷知名晉書裴楷弱

裴楷知名裴楷知名晉書裴楷弱

裴楷知名裴楷知名晉書裴楷弱

裴楷知名裴楷知名晉書裴楷弱

裴楷知名裴楷知名晉書裴楷弱

馮缺帝問鍾會會曰王戎
陸機能賦杜甫詩陸機二

少年能允宜拜別駕之官吳錄呂蒙年十五隨鄧當

應共賞滕王之序唐書王勃六歲能文麟德初對策

其有交構意免官高第授朝散郎作閣雞傲太宗惡

洪州都督闕伯嶼修滕王閣九日大會賓客勃作序

至落霞與孤鶩齊飛二句衆嘆曰天才也後渡江若

乃二十一則爲丁隋書文帝三年始令人以二十一

收庸唐書天寶三載更民十八至三十而有室

壯有耿弇謁光武而求定邯鄲後漢書耿弇年二十

室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惠遠過道安而

邯鄲光武笑曰小兒輩乃有大意哉道安法師講般若經忽大悟曰九流異議

請講般若道安法師講般若經忽大悟曰九流異議

皆據批耳因蘇子瞻早已登科宋史蘇軾字子瞻年

子由年十九

姚元崇惟知好獵

見田獵篇雪

既編貝

而懸珠

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年二十二

亦額文

而面墨

唐書王奂見柏良器謂曰爾額文似臨淮王

年二十四更戰陣六十二錄允明之學何遲

功封平原郡王圖形凌烟閣

書洵少年不學生二崔湜之年難及

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嘆况復張君早達

張贊年二十三累遷尚書王掾非癡

或謂之癡王導以爲早達之既見惟問江東米

更號宋史王柏少慕諸葛亮之爲人自號長齋年三

肯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定性成

書宋史程明道年二至如鄧禹拜司徒後漢書光武

禹為大司徒禹萊公為樞密宋史寇萊公三十趙昱

時年二十四趙昱為嘉州刺史時有老蛟為害昱率干

斬蛟隋書趙昱為嘉州刺史時有老蛟為害昱率干

蛟頭右手持刀奮波鄂王建節宋元通鑑楊太敗官

而飛清遠軍節度代王煥討太飛年三十李賀之赴

二中興諸將未有建節如飛之年少者

召玉樓唐書李賀年二十七將死有緋衣駕赤虹召

不苦周郎之運籌赤壁吳錄周瑜年二十四吳中皆

也十萬於赤壁孫權謂劉備曰或還金而得子宋史賈

公瑾文武籌略萬人英香得遺金一百兩持歸明

十無子元夕往延慶寺燒香曰父罪犯大辟貸金若

晨詣寺侯之見一人泣涕至曰父罪犯大辟貸金若

于將贖父罪昨暮以辭失去公驗其實以金還之復

有贈夜夢祖父曰汝三十無子壽且促汝有陰德將

延壽二紀賜五子榮顯後公至或歛錢以助婚阮修

諫議大夫生五子皆登高第或歛錢以助婚阮修

家貧三十未娶王敦等欲錢為助婚或領吏部之貴

皆名士也時有求入錢而不得者

唐書貞武卷三三年齒

晉書

卷之三十三

一

荀美年

南史王儉遷尙書右僕或遷刺史之榮唐書荀美年

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或薦而不就晉書汲郡修武

州刺史中興方伯未或四薦而不就趙君年三十七

有如美之年少者或四薦而不就或二毛

四薦宰相不就元康二年太守羊伊以爲四或二毛

科之貢宜盡國美遂扶輿激喻以充歲貢

之頓生潘岳秋賦序余春秋不婚不仕徐積少孤

事母盡孝年四十不婚不仕不婚者恐異姓通藝通

不能盡心於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通藝通

仁後漢書郎顛曰李固年四十賦籍田者柳子類書

元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賦籍田者柳子類書

田不日卒皇輿留滯長沙歲又除學春秋者公孫

漢書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畫江而渡者吳猛晉

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畫江而渡者吳猛晉

吳猛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畫江而渡者吳猛晉

急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倚醉而

歌者少陵杜詩注杜甫年三十八贈鄭虔敘家門於

五世唐書李希烈反德宗患之詔張建封擇士往說

劉濟建封強署温造爲節度叅謀使幽州造與

濟語未訖濟俯伏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
願先諸侯效死節建封以聞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
及年對曰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悔兩役於一身
勳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
南史張充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
充獵右臂鷹左牽犬遇緒船至便放綖脫鞵拜於水
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
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
焉及明年便修莫慮商瞿之無子史記商瞿年長無
改多所該通
子使之後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且逍遙於浩然
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且逍遙於浩然
之亭唐書孟浩然少好節誼隱居鹿門山年四十乃
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各不可斥東山高
更署曰孟亭以土二十一歲至四十歲
臥晉書謝安年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
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南渡初歸至唐詩話
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南渡初歸至唐詩話
四十三有詔追赴都至灞亭有詩云讀陳情之真摯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讀陳情之真摯

李密陳情表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

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羨

具慶之歡娛宋史王溥三十二在具慶下石笋堪登終

能解化神仙傳方坤字寂然永康人學道有覺悟一

一曰早將炭于石笋上畫為級而上被鄰居之童以

後得解化崑崙就宴何為失儀神仙傳許褚嘗醉

是醉鄉誤翻天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謔向人

見謔年四十六當春時插花滿頭學易宜師宜聖見

把花作舞醉歌長往不知所終繫象說卦文言讀易論

韋編三絕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論

蓮獨有濂溪宋史周濂溪年四作五箴而自訟韓愈

道德日生四十有八聰明不及于前時添一點之真奇

類書揚大年年初心作五箴以訟其惡王堂夢

儀玉山人來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

天數乎君許添否山人命筆一

縱或賣薪詎宜求去

點成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

見夫婦篇會何妨御肉只欲知非

愧負薪句注何妨御肉只欲知非

一作御內淮南子遽伯玉行年五十而

之誰繼蘭陵之遊學

適楚而春申君或傳常侍之工詩

以爲蘭陵令或傳常侍之工詩

工更有松菊主人

年五十拭鏡擷白眉游少年間取一班

不見其味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客或曰君年四十九必旌幢之手指飛出

伏枕於雲安詩曰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

柳別江與孫明復始娶妻於相國

放船清孫明復始娶妻於相國

樵悴鬚髯皓白家貧不慶故相李勉就見之嘆曰先

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侍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

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復固辭連日

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幸塔李氏復於

是日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以嫁山谷袁老蔡

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子不敢不成相國

之賢名遂允娶之按五周子定居於書堂類書周蘇

上東都事署作四十里許文公犯顏於佛骨

阜至是遂就書堂而定居焉時年文公犯顏於佛骨

五十六歲書堂距江州城十里許文公犯顏於佛骨

唐書韓愈年五十三上序學庸以成書宋史朱文公

論佛骨貶潮州刺史唐書韓愈在潮州年五十四

學中庸留衣冠而為別唐書韓愈在潮州年五十四

章句留衣冠而為別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議

道理愈造其廬及來既堪應召不過叅軍類書孔恂

袁州留衣服為別既堪應召不過叅軍年五十始

應召為無復宦情何煩手勅南史何允隱居若邪山

叅軍無復宦情何煩手勅雲門寺梁武帝詔為特

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勅諭意允曰

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

可以仕矣請看漢代之賢良漢書武帝初即位招賢

壯年六十以賢如欲婚乎試覓夢中之歲月商芸小

良徵為博士如欲婚乎試覓夢中之歲月說崔元

諒任益州參軍欲娶婦忽夢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

君婦今日方生乃夢中相隨到東京履信坊進一屋

下見婦人生女曰是君婦崔寤寤殊不信俄所議之女

暴亡後官至四品時年五十有八乃婚韋涉殊年始

十九乃履信坊居尋勘歲月正所夢孰堪貧介酒飲

月而生。以上四十一歲至六十歲敦堪貧介酒飲

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為貧誰復盛

一類書伊川先生謂張緯曰吾受氣薄三十而後盛

年四十五而後全今六十二矣較其筋力如盛年

無損若人待老而保耆英未散見壽考篇耆嬰饒來

生是猶貧而蓄積也耆英未散見壽考篇耆嬰饒來

前漢書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

嶺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接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

憫其老未許之授曰臣雖老尚披甲上馬帝令試奮

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饒哉是翁也奮

揚老將北史蠕蠕主阿那瓊犯塞詔李崇以本官都

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畧如真率先賢見壽

少孝明帝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如真率先賢見壽

真率俱

老萊之斑斕嬉戲

見戲父子篇近

信陵之車騎

卷之三 年齒 二

喧闐

史記侯贏等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信陵君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

迎侯

牧犢子感野雉之飛隴
古樂府牧犢子七十無

東桑生跨書鶴而昇天

列仙傳東桑生不知何許人少遇異人授修煉之術能辟

穀父母欲娶之曰吾不欲爲凡世度子孫乃閉一室

坐養數十年一日謂家人曰吾道成矣遂手書一鶴

於地跨飛而昇不信小兒七十

東見一女子笞老翁

翁受杖甚恭問之云此妾子也昔舅氏伯山甫以神

方教妾使此子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之問其年

日妾一百三十歲休辭客路三千

類書餘杭洪浩熙

見後七十餘耳寄浩詩曰大學何著久不歸十年廿

不歸父已七十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膝下

旨候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膝下

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未應陰堂之夢

期約定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書周磐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

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

之奧既而長嘆先成商嶺之仙居洛陽耆舊傳文潞公

豈吾齒之盡于先成商嶺之仙

居洛陽耆舊傳文潞公

中散大夫程昞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

皆七十嘗為同甲曾路公有詩云四人三百十二

歲兄是同生甲午年古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

芝仙清談疊疊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

誠未有洛中若乃黃覺大錢類書呂洞賓與黃覺大

應作畫圖傳錢三文曰數不可過也覺至七十餘作詩曰床南陽

頭曆日無多字屈指明年七十果以是年終

甘谷水經注南陽縣有甘谷水甘美其山上有大

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年百三杖曰祝鳩見壽

三十其中年百餘八九十者為天杖以山名回鹿佛經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歲

鳩形注以山名回鹿佛經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歲

回鹿單豹則谷飲而岩棲莊子魯有單豹者巖居而

山而猶有楚邱則披蓑而帶索類書楚邱先生行年七

十而猶有楚邱則披蓑而帶索類書楚邱先生行年七

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

之楚邱曰意將使我追車而死矣何暇老矣我出正詞

逖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我出正詞

以當諸侯乎決嫌疑而產猶豫乎吾始壯也會何老

之固知遇文王而非倖見壽考確講乾卦之非誣宋

王昭素有學行太祖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令講乾

卦至九五飲容對曰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証據

因示諷諫微從遊四皓見壽考篇商步訪兩蘇東都

旨太祖太悅蘇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問者集

紹聖初眉山徒步訪兩蘇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

谷獨自眉山年七十三矣將復見守節慷慨唐書李

軾于海南轍閉其老且病止之守節慷慨唐書李

汝州盧杞乃請遣顏真卿往諭詔可既見希烈時使

者皆坐脅真卿真卿叱曰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

節死而後已豈受汝醉舞婆娑唐書白居易年七十

等脅耶諸賊失色醉舞婆娑唐書白居易年七十

漢書建元元年春二月赦天下

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

十復甲卒注二算羨六老之成圖宋史史浩字真翁

謂復二口之算也羨六老之成圖宋史史浩字真翁

乙巳歲公年登八十置酒高會掛冠歸四明淳熙

盛公之女兒年八十四弟皆享長年其季亦六十餘

同氣至親舉屬朱顏華髮咸壽而康更有年小

里社親黨皆仰嘆為盛事請繪為圖云

更有年小

更有年小

更有年小

更有年小

如來

梁書北齊使來聘訪徐陵春秋陵曰小侯封褒

德求

漢記王莽時草茂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

書作

守口如瓶見形體篇寧銘詩於石晉書宋織

德侯

守口如瓶見形體篇寧銘詩於石晉書宋織

學不

倦酒泉太守馬炭造焉織高樓重閣拒而不見

炭銘

詩於石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翁鬱蔚若

鄧林

其人如玉維罔之處士別山南史何允家世年

琛室

邇人遐實勞我心處士別山南史何允家世年

至七

十三允隱若邪山年五祖壽道人臥雪隋書有

乃還

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道人臥雪隋書有

赤身

臥雪中衆問其姓各不答問其年酒飲詩聯類

日七

十八而遍身火起衆駭道人不見酒飲詩聯類

唐九

老永州刺史清河張潭年七十七歲安車束帛

詩云

詩聯六韻酒應易酒飲三杯未見難安車束帛

史記

武帝使束帛加璧安車或盤馬而奪稍北史

駟馬

迎申公申公時已八十餘或盤馬而奪稍北史

爲南

兖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或抱麟而解紱

盤馬

奪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或抱麟而解紱

拾遺

記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鋤商田於法津得麟

以示

夫子繫角之緩尙猶在焉夫子知命將終乃

抱麟解緩弟泗滂沱誰爲絳縣之老人見壽考篇注

披孔子時年七十二類書頌慶府小方山有水道士何志

面似桃花之色飲此年八十面如桃紅古詩云雲液

落山谷脈與崑崙通云何山中與八十海上仙翁

廣記李守忠奉使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揚

退舉年八十一邀請所居見其父叔連年一百二十

二其祖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次見梁上一雞窠中有

小兒頭下視宋卿曰此吾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

其年朔望取下山中處士見壽考篇白髮青雲孔氏

子孫列拜而已狀元及第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

梁顛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

之入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謝恩詩云天福三

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中中滿且喜

青雲足下生看妨已無朋輩在歸家惟有子孫也

知年少登科好爭秋潭春圃類書唐九老衛尉卿

奈龍頭屬老成致仕唐九老衛尉卿

詩云辭遊春圃烟霞擊柱低腰致仕唐九老衛尉卿

暖吟聽秋潭水石寒擊柱低腰致仕唐九老衛尉卿

十八詩云低腰醉舞狂歌醉舞類書唐九老長史

排袖擊柱詎歌任禍裾狂歌醉舞類書唐九老長史

云醉舞兩回頻勸酒與造物遊蘇軾樂全先生文集序公今年八十一杜

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同愚公處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

物者遊于無何有之鄉居惡此山將移之操蛇之

高萬仞愚公且九十面山將移之操蛇之

神閩之以告帝帝感其誠命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

措雍來從西域見壽考篇末去隱青城唐畫杜光庭進取不列入

天台山學道為道門領袖後遷隱青城山蜀孫璉織

履類書孫璉大藥人家貧嗜書善吟咏啟期鼓琴見

考篇啟期何來八十六粒類書張文懿為外洪令一

三樂句注何來八十六粒類書張文懿為外洪令一

文懿餌之道士微笑復取之至九十粒即吐道士止

之自警國語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于國曰自警

舍我必格恭于朝以交戒學伏勝之傳經漢書孝文

我遂作謔戒之詩以自警欲召伏生年九十

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經故鼂錯在受之注伏

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黃雀變黃衣少年

生名楊寶玉環何足羨持玉環賜楊寶曰俾爾壽至

九十三一官就養便為榮類書許永言父瓊年九十

而終更使綠醕能滿酌類書唐九老侍御史盧真

授永郎城令更使綠醕能滿酌年八十三詩云但願綠醕

常滿酌烟霞不須天貴久臨門類書太宗時贊寧充

萬里會應通不須天貴久臨門史館編修壽八十四

王處訥推其命孤薄謂寧日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

門必有列上侯王在戶寧日母嘗謂某生時方臥草

錢文穆王元權往臨安拜坐至門雨作避迂陌上逢

茅簷徘徊方去。以上八十一歲至一百歲陌上逢

三叟應璩詩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壽各百餘

致詞室內婦貌醜中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

前致詞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養

生有真訣見壽考篇前不遁跡於羅浮晉書單道開

有彭鏗注

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定署名於少室唐書王遠知謂弟

仙籍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飛昇見暑

少室伯時行在即翼日沐浴加衣冠焚香而逝年一

百二十六歲或以穀而救禽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

蓋昇元先生或鍊柏而愈疾太平廣

往飛集其家嫗憫之常濟以

穀且不敢驚壽至五百歲

者病癩垂死其家棄之山谷中彌月有人見而哀之

其問訊懼知異人叩頭自陳於是仙人以囊中藥賜

之瞿謝乞異方仙人告曰此柏脂山中最多汝鍊之

可以長生瞿乃歸家年百七十歲齒髮豪健在人間

二百餘年後或仰乳於曾孫事文類聚懷城有人年

入抱墳山或託飲於妻妾漢書張蒼免相後口中無

穀惟飲會或託飲於妻妾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

婦乳或以不復或給父而作備與父仲若法至

以百數皆孕者不復或給父而作備與父仲若法至

孝年百餘歲或弱卒或給父而作備與父仲若法至

事貧無資傭以給父父老齒落不能食渠常自

哺之代其喘息仲遂康休齒落不能食渠常自

母而乞食宋史趙州應天寺僧幼貧無以養母邀遺

老於洛中

白雲天集洛中遺老李

游羅城之別業

北史

羅結遷侍中年一百一十歲詔聽歸老命賜大甯東川

爲弟別業并爲築城卽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

事驛馬不必愛几杖於唐宗

唐書甄權以母病集醫

爲秘書省正字至貞觀十七年權一百三歲太宗幸

其家祿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

且試授尙書於石壁
百歲少而好學爲秦博士門

徒萬人伏生時十歲就充石壁山受
尚書乃以口授四代之事略無遠
古
今何處覓仙

人只有蜀人名八百
八百歲翁後忽不知所在
以至八百歲

上自一百歲
八百歲
抱朴子蜀有李阿穴居不食號